

相逢在黑夜

——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选

〔非洲〕埃利斯·科梅
伊齐基尔·姆哈雷雷等著



06624

相逢在黑夜

——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选

〔非洲〕 埃利斯·科梅 等著
伊齐基尔·姆哈雷雷

郝章印 马胜荣 焦玉玺 译

新华出版社

Reprinted in 1974
in great Britain by
whitetable litho straker Brothers Ltd

根据惠特塔博·利索·斯特贝克
兄弟有限公司1974年伦敦版译出

P169.

相逢在黑夜

——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选

〔非洲〕埃利斯·科梅 等著
伊齐基尔·姆哈雷雷

郝章印 马胜荣 焦玉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05,000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65 定价：0.96元

译者的话

这是根据一九七四年伦敦出版的《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选》翻译的。当我们读完这部选本时，眼前似乎展现出一幅别具特色的非洲风俗画。世世代代生活在那古老大地上的非洲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本小说里所反映的，虽然仅是其中的一束小花，但其色采也是颇为斑斓悦目的。

这本小说选收集的是西非、东非、南非一些国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了黑非洲的田园风光和人民从事劳动生活的情景；有的描绘了喧闹的城市生活、家庭纠葛、邻里纷争和男女爱情；有的则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和歌颂了非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十九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 and 掠夺非洲的狂潮。到二十世纪初，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已先后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英勇的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统治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反映这一斗争的作品，在这本小说选中占有较大比重，如《琴声凄清》、《咖啡茶辛酸泪》、《难忘的航程》等。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殖民主义统治非洲带来的种种罪恶以及非洲人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本小说选的作品都是非洲作家所写。由于作者与当地人民同生活、共命运，对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比较熟悉，所以作品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生活气息也比较浓。此外，作家在对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描写中，往往在鞭挞殖民主义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愚昧、落后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非洲人民那种勤劳、朴实和善良的美德，这使作品具有了解和认识当代非洲现实的积极意义。

当然，由于非洲各国的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作者的写作水平和风格不一样，因此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及其艺术成就也有一定的悬殊，有的作品还显得粗糙了一些。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洲文学创作的现实，还是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价值的。

译者

1984年6月于北京

I14/29

目 录

恰逢雨来时	(1)
咖啡茶辛酸泪	(13)
相逢在黑夜	(25)
在都比列车上	(41)
打井的故事	(46)
恶有恶报	(54)
望子成龙	(63)
召唤	(74)
雨	(86)
学厨记	(97)
难忘的航程	(109)
陌生人	(118)
琴声凄清	(125)
伤逝(146)
死于蝗灾的少年(152)
我和神鱼(158)
角逐(164)

恰逢雨来时

格雷斯·奥格特(肯尼亚)

当奥甘达看到父亲拉博古从大门口很远的地方走来时，她飞跑过去迎接父亲，气喘吁吁地问道：“大族长，有什么消息？村里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什么时候下雨呢！”拉博古伸手拉住女儿，没有说一句话。奥甘达有点纳闷：父亲的态度为什么如此冷淡？她跑到村子里告诉乡亲们，族长回来了。

村子里的气氛顿时紧张和混乱起来。人们在毫无目的地走动，有的在院子里忙乱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一位年轻的妇人对她丈夫的另一个老婆低声说：“如果今天雨再下不下来，族长可就要急疯了。”

人们不断地纠缠着族长。族长近来瘦多了。村民们向拉博古报告：“我们的牛都死在地里了。”“死神不久就会降落在孩子们和我们自己身上。尊敬的族长，请告诉我们如何自救吧！”实际上族长最近每天都在祈祷祖先和上苍，希望将全村人从无穷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拉博古没有立即把今天得来的消息告诉全家，而径直走向自己的小屋，不愿有人来打扰他。关上门后，他坐在光线

暗淡的屋里沉思起来。

拉博古心情沉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受饥挨饿的村民的族长，而是他唯一的女儿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当奥甘达向她奔来的时候，他看见女儿的腰间挂着闪光的链条。预言讲得清清楚楚：“奥甘达，奥甘达，这个年轻的女儿，她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他想到这里，泪流满面。

族长不应该流泪，所有的人都说他是最坚强的人。但拉博古顾不得这些了，他只想着自己是一位父亲，痛苦地哭着。他爱珞族人，但是，如果失去了女儿奥甘达，珞族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奥甘达给拉博古带来了新的生命，使他把村子管理得比什么时候都好。村里的神灵怎样才能拯救他的女儿呢？“多少家，多少父母有女儿，为什么偏偏选上她，她是我的一切啊！”拉博古说着，好象祖先的神灵就在他屋里，坐在他的对面，提醒他当选族长时对父老乡亲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将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从敌人手里拯救这个部落。”“背叛！背叛！”祖先嘲笑他的声音似乎正在他耳边回响。

拉博古被推选为族长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同他的父亲不同，多少年来，拉博古只娶了一个老婆。不巧的是，这个老婆没有为他生下女儿。人们在暗地里嘲笑他。于是，拉博古又娶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但所有的老婆生的全是男孩子。当他娶了第五房时，终于得到了一个女儿。人们叫她“奥甘达”，意思是“豆子”，因为她的皮肤细腻光滑。拉博古的二十多个孩子中，只有奥甘达是女的。因为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大小老婆也只得把妒忌埋在心里，都对她表示亲热。

她们说，奥甘达毕竟是个女孩子，她在族长家的日子总是有期限的，她很快就会结婚离开这个家的。

拉博古从未遇到过这样困难的事。不听造雨者的话吧，那将意味着牺牲整个部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社会利益之上。比这更糟的是，那将意味着，违背祖先神灵，并且很可能使珞族从地球上消失。如果让奥甘达去赎救全村人，那对自己精神上的打击真是太大了。拉博古知道，他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活着了。

巫医的话还响在拉博古耳边：“波多——珞族人的祖先——昨晚托梦给我，要我对族长和全村人说：‘一个从未接触过男人的少女必须死去，这样才会下雨。’波多正对我说着，我看见一位少女站在湖边，她把双手举在头上，白皙的皮肤，窈窕的身影，就象岸边一枝独立的芦苇。她左耳带着一个金耳环，腰间系着闪光的铜链。正当我看着这位美貌的女孩时，波多对我说：‘在所有的妇女中，我们选中了她，让她把自己献给湖中的恶神吧！那时，滂沱大雨就会从天而降，人们都得呆在家里，以免被洪水冲走。’”

村外万籁俱寂，只有干渴的鸟儿在枯树枝上懒洋洋地叫着。中午的烈日烤得人无法忍受，人们不得不躲在家里。离族长家不远，两个护村队员在打鼾。拉博古脱去帽子，他那鹰一般的脑袋耷拉着。他离开小屋，径直走向大鼓，顿时，浑厚的鼓声响了起来。全家人很快集合到一块儿，拉博古要女儿到祖母的屋里先等一会儿。

拉博古开始说话了。他声音沙哑，眼泪盈眶。他想说话，

但嘴巴不听使唤。他的老婆、孩子觉得危险就在面前，可能敌人将向他们开战。拉博古眼睛红肿，全家人都看出他曾哭过。拉博古终于说道：“我们心爱的宝贝将离开我们。奥甘达就要死了。”他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但是，他继续说道：“祖先神灵已选中她为湖中恶神的供品，只有这样，天才可能下雨。”

顷刻间，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全家人，他们完全惊呆了。接着，人群中传来小声的议论，奥甘达的生母晕了过去，被抬回屋里。然而，其他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跳着喊着：“奥甘达，为人民而死是多么幸运啊，如果是为了拯救全村人，就让她去死吧！”

在祖母小屋里的奥甘达感到奇怪，全家人正背着她谈什么呢？祖母的屋子离大院很远，即使竖起耳朵听，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肯定是娶亲的事。”她想。按照习惯，讨论女儿婚事时都要背着她的。奥甘达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当提到她的名字时，有好几个年轻人都直咽口水哩。

邻近的部落有一个叫凯齐的小伙子，长得很漂亮，眼睛闪着温和而迷人的光彩，笑声浑厚而响亮。奥甘达思忖着，他肯定能做个好丈夫。但是，他们不十分相配，因为凯齐长得有些矮，不配做她的丈夫。她又想起了迪莫，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是部落里勇敢的斗士和出色的摔跤手。迪莫爱着奥甘达，而她却认为迪莫太凶狠，总是想与人吵架和争斗似的。不，她不喜欢他。奥甘达用纤纤的手指拨弄着腰间的链子，她想起了奥西代。很久以前，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奥西代把这条

链子送给了她。奥甘达没有把链子挂在脖子上，而是系在腰间，这样她就可以整天带着它。一想起奥西代，她就听见自己的心嘣嘣直跳。她轻声自语道：“但愿家里人谈的是他。亲爱的奥西代，快来把我带走吧。”

奥甘达正沉浸在对情人的思恋之中，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瘦瘦的影子，她吓了一跳。“你吓死我了，奶奶。”奥甘达笑着说，“告诉我，你们是在谈论我的婚事吗？你相信吧，我不会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人。”一丝微笑又浮上她的嘴角，她是在哄奶奶赶紧把真情告诉她，告诉她全家人都喜欢奥西代。

院子里的空地上，兴高彩烈的人们正在跳舞唱歌。随后，他们向奥甘达走来，每人都把一份礼物放在她的脚边。当他们走近时，奥甘达听见人们说着：“如果为了救人民，如果天能下雨，就让奥甘达去吧，让奥甘达为了她的人民和祖先而死吧。”他们真的在说自己吗？莫非自己疯了，她怎么能去死呢？她发现奶奶的瘦小身体挡住了大门，她出不去了。奶奶脸上的表情告诉她，自己正面临着危险。她急切地问道：“奶奶，说的不是婚事吗？”奥甘达蓦地惊呆了，就象老鼠遇到了饥饿的猫一样。她忘了小屋里只有一个门，发疯似的四处寻找另一个出口。她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寻找另一条出路，但是，哪里有啊！

她闭上眼睛，野虎似地向门口冲去，把站在那里的奶奶撞了个仰面朝天。院子里，拉博古穿着素衣，一动不动地站着，他拉着女儿的手，把她从众人面前领到一间漆成红色的小屋里，奥甘达的亲生母亲正在里面躺着。拉博古正式向女

儿宣布祭神求雨的事。

这三个相亲相爱的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时间在慢慢地流逝，他们默不作声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话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想说也说不出来。过去，他们就象锅底的一个三脚石支架，共同挑着一付重担。现在，奥甘达要走了，剩下的两个脚也就无法再支起一口大锅了。

族长漂亮的女儿为救本族人而将牺牲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各地。傍晚时分，族长的村子里挤满了来向奥甘达道贺的亲戚和朋友；另一些人正带着礼物在赶路。所有的人都将唱歌跳舞，陪伴她到天明。翌日早晨，亲朋好友们将为奥甘达准备告别盛宴，他们觉得奥甘达能被神灵选中，为拯救部族而死是极大的荣誉。这些人夸耀地说：“奥甘达的名字将与世长存。”

在奥甘达的生母看来，一个女人的孩子能被选中为大家而死，这是荣誉，极大的荣誉。但是，她又想到，当她唯一的女儿被风卷走之后，母亲又能得到什么呢？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选中她的女儿、她的唯一的孩子呢？难道人的生命有任何意义吗？其他妇女子孙满堂，而她将失去唯一的孩子。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月亮的清辉洒在大地上，星星闪着寒光。奥甘达紧挨着母亲坐着，低声抽泣，男女老少在她们面前跳着舞。这些年来，奥甘达以为村子里的人都了解她，现在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陌生人。如果人们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爱她，为什么不同情她呢？为什么不设法救救她呢？难

道人们真不理解这么年轻就去死的感情吗？奥甘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放声哭了起来。一群与她年龄差不多的姑娘正在她面前跳舞，她们年轻、漂亮、很快就要结婚、生孩子，她们将有丈夫和自己的房子。奥甘达想起了奥西代，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间的链子。她希望奥西代也在这里，也在朋友们中间。她不安地想道：“也许他病了。”腰间的链子对她是个安慰，她将带着它死去，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将继续带着这条链子。

早晨，人们准备了盛宴，做了许多菜，供奥甘达选择。他们说：“人死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菜看上去做得很香，但奥甘达碰也不想碰。让幸福的人去吃吧。她只从一只小葫芦里一口一口地喝着水。

离开的时刻一分一秒地逼近。时间是多么珍贵啊！从村里到大湖有一天的路程。奥甘达要走整整一个晚上，穿过一片茂密的大森林。她身上已涂上圣油。奥甘达从听到这个悲哀的消息那一刻起，就希望奥西代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但是，他没有来。一位亲戚告诉她，奥西代出门去了。奥甘达想，自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人了。

下午，整个部落的人都来为奥甘达送行，看她最后一眼。母亲伏在她的肩上哭了好一阵子。身着素衣的族长站在村民中间，一边把自己的手镯拿下来戴在女儿的手腕上，一边说着：“你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祖先的神灵将和你在一起。”

奥甘达在人群前面站着，说不出话来。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无话可说。她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家。她觉得自己的

心在痛苦地跳动。她童年的幻梦已经结束了，她觉得自己象一个快死的花蕾，再也受不到晨露的滋润。看着泣不成声的母亲，奥甘达低声地说：“你想见我时就看看日落的地方，我将在那里。”

奥甘达转身朝南走去，向大湖的方向走去。她的父母，亲朋好友和羡慕者站在村口，看着她离去。她那窈窕的身影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淹没在莽莽的大森林中。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向丛林深处，奥甘达一遍又一遍轻轻地唱着：

“祖先们说，奥甘达必须去死，

族长之女必须作为祭品。

当湖中的恶神吃了我的肉，

人们将得到甘霖。

是啊，如注的大雨将从天而降，

风将起，雷将鸣。

当族长之女在湖中死去，

洪水将冲洗沙滩。

我的同龄人答应了，

我的父母亲答应了，

亲朋好友也答应了，

让奥甘达为雨的到来而死吧。

我的同龄人年轻但已成熟，

将成为妇女和母亲；

而奥甘达则必须年轻地死去，

奥甘达必须和祖先的神灵安息在一起。

是啊，如注的大雨将从天降临。”

落日的余辉拥抱着奥甘达，她就象原野上一支闪光的蜡烛。

听到歌声前来看她的人，无不为她的美貌动心。但是，他们仍然说着那句老话：“如果是为了拯救人民，如果是为我们求雨，那么不要怕，你的英名将与世长存。”

午夜，奥甘达精疲力尽，她再也走不动了。她坐在一棵大树下，拿起葫芦喝了几口水，靠在树干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又经过许多小时的跋涉，她来到了一个叫做“通”的地方。这里是圣地与居民区的分界线，任何人进了这块地方都别想活着出来。只有那些与神灵和上帝有接触的人才能进入这块神圣又神圣的土地。但是，奥甘达要到湖边去就必须经过这块土地，她必须在太阳西下之前赶到湖边。

一大群人赶到这里来看她最后一眼。奥甘达的嗓子又哑又疼，但用不着担心了，很快她就不用唱歌了。送行的人同情地看着她，窃窃私语地说着什么，她什么也听不见。但是，没有人为她的生命说情。奥甘达正准备推开门进入圣地，一个孩子离开人群向她走来，他将手里拿着的一个耳环递给了奥甘达，并说道：“当你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把这个耳环转给我姐姐，她上个星期才死去，她忘了带这个耳环。”奥甘达吃惊地接过耳环，把珍贵的水和食品交给孩子。她不需要这些

东西了。奥甘达不知道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她听说过，伤心的人们曾把爱献给久已死去的亲人，但赠送礼品对她来说却很新鲜。

奥甘达屏住呼吸进入圣地。她求援似地看着那群人；然而，他们毫无反应。他们只想着自己的生命，雨是他们期待已久的良药。他们认为奥甘达越早到达目的地越好。

奥甘达已进入圣地，她心中充满了一种曾未有过的奇特感觉。她不时被奇怪的响声吓得心里发毛。她真想往回跑。但是，她想，自己必须实现村民的意愿。奥甘达已经走得精疲力尽了，而脚下的小道仍然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走着，走着，突然到了小道的尽头，这是一片沙地。水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留下了一大块沙滩，沙滩那边才是广阔无垠的水面。

奥甘达感到害怕。她想猜一猜恶神的形状，但害怕得又不敢想。村民们没有谈起过它，哭闹的孩子们一听到恶神的名字就一声不响了。太阳还在西边挂着，阳光已不炽热烤人。奥甘达迈着沉重的步子在沙子里走着。她渴极了。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身后有东西跟着她。莫非是恶神？她头发都竖起来了，吓得她从头凉到了脚后跟。她向周围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见一团小小的尘埃。

奥甘达加快了脚步。然而，这种奇怪的感觉仍旧紧紧地缠着她，她的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

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湖岸也好像越来越远。

奥甘达开始奔跑起来，她必须在太阳下山时赶到湖边。

她跑着，跑着，身后传来了响声。她朝身后仔细看着，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向她狂奔过来，眼看就要追上她了。

奥甘达鼓起劲向前跑去，她已拿定主意，要在太阳下山前投入湖中。她没有回头看，但身后的东西向她扑来。奥甘达象做恶梦似地想大声喊叫，但喊不出声来。她被抓住了，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奥甘达倒在沙滩上晕了过去。

湖上刮来的凉风抚摸着奥甘达，她清醒过来了，看到一个男人正看着自己。“奥……”，奥甘达张开嘴巴想说话，然而却说不出声。陌生人向她嘴里喂了一口水。

“奥西代！奥西代！让我去死吧。让我走吧，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让我死吧，这样村民才能有雨啊。”

奥西代抚弄着奥甘达腰间闪光的链子，拭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我们必须赶快逃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奥西代急切地说：“我们必须挣脱祖先神灵的桎梏，逃脱恶神的报复。”

“那都是我的过错，奥西代，我对你来说，已经是祸害了。祖先神灵的眼睛将永远跟着我们。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恶神。”

奥甘达挣扎着，不敢随奥西代逃走。奥西代抓住她的手说道：“听我的，奥甘达。这里有件衣服。”他用这件衣服将奥甘达包了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它将保护我们不受祖先的神灵和恶神的监视。我们逃吧。”他拉住奥甘达的手，向远处跑去。

茂密的灌木林和高高的杂草，常常使他们停下来。当跑